

葉氏睿各樓文話

31869

14

文320

864

1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道光癸巳孟夏鐫

睿吾樓文話

鶴年葉氏藏板

睿吾樓文話序

古人作文無一字無來歷今人則往往有出於杜撰者非獨隸事之不核也蓋凡文皆有體裁苟體裁不合則前人所謂以註疏爲記序以詞賦爲書狀格旣乖迕詞鮮切當雖廣搜旁

摭皆得謂之杜撰也是故欲免杜撰  
之病者必切究爲文之法然有斤斤  
於法而於法仍不合者非法之難合  
殆知文法之難其人也陸士衡文賦  
已畧見古人論文之旨而文心雕龍  
一書則溯流討源尤爲大備嗣是而

後文士代出體製日新魏晉之文旣  
異秦漢則唐宋之文亦異魏晉元明  
之文又異唐宋時勢不同詞事俱別  
然其不離乎法則無或異也余每苦  
先哲論文之語各散見本集中不能  
徧舉以語學者今讀慈水葉君琴樓

所著睿吾樓文話而深歎先得我心也夫古今詩話多矣文話則未之聞學者誠能卽葉君之書而玩索之庶幾可以得爲文之法也夫

道光甲午新城陳用光初稿

葉氏睿吾樓文話叙

作不如述雖聖人猶擇所從事可以下學而昧諸余受斯言於阮雲臺師旣不敢思妄作顧又念述之之難苟非有關世要或前人已競述之則余將奚爲甚矣置古人於前求爲之役而俛俛焉苦無所繇得非有志者之公患耶乃今閱琴樓光祿所眎文話不禁慙然愾且莫曰是可謂述焉而得其要者矣在昔六經並著以治倫理之大以逮名

物之纖悉一繫於文周秦兩子與史家迭出各自成體孫卿屈原或賦或騷更擅其變由今辨之並得爲文章之祖自賈生枚叔相如子雲孟堅季長平子之徒繼踵而起相與珞璋琢句下啟建安浸淫至乎江左於是日紀叙爲筆惟沈思翰藻乃稱文焉故昭明操選與彥和之論相標準此漢以後一大職志也洎韓柳諸公思文之不古而古文始名然當時猶不甚區別物至而反乃有穆伯長柳

仲塗之尊韓由是歐蘇曾王遞建門仞東萊之古文關鍵西山之文章正宗持論滋嚴體製務一要在原本六經出入子史朱右因之遂定八家此唐宋以來又一大職志也余嘗謂文以載道而萬事皆道所散見古今人事日出故文章之體日詳譬如物焉明水醴酒莞簞蒲越孰能持偏廢之議且班楊諸人曷嘗非子史才曷稱韓筆亦曷嘗不精選理天有四時地有五六參和以備其氣環循

以乘其運夫文豈異於是故發之稱其情施之當其事而已宇宙政治倫理之大以逮名物之纖悉既在乎文而文之事又如是其口出而不能以偏廢自非從大備之中各取其善者以爲的又備究夫所以善者以期各得乎其善則於人事必有缺而亦無以見道之無窮是其闕於世要何如也然載籍列文章家言甚衆以其錯出無緒故徧觀而盡識之爲難按前此詩話無慮百十家亦或爲四

六話若文則元王氏構纔一偶及琴樓此書乃始專之耳夫以前人著作之林而寂寥若是獨何歟或曰制義旣興世且眡此爲河漢噫千古之事非可以一時妨也苟慮文之傳將以制義而失則世猶烏可無此書抑琴樓自序謂有裨時文云云余聞鄉先輩迂齋樓氏以崇古文訣爲發策持論之助而從遊多達則信乎學古人之學未嘗不與科舉宜然是之爲功猶隘且小者琴樓茲事侈矣哉

其曰文話不曰古文話尤深有愜於余心也余不  
敏度益無可述矣

道光九年歲在己丑長至前三日嫺家弟甬上童  
槐書於影紅香碧之籙

### 序

今使有善治者于此教人以陶鎔錯鑄之方而治  
者咸知範又使一善射者於此教人以周旋進退  
與審固之法而射者咸知的守範以治之準的以  
射之而天下之治者皆善治天下之射者皆善射  
不觀夫經天明地者乎日月星辰繫於虛者也三  
百六十度以及南北二道之推遷動乎氣者也宗  
極星以定四時而寒暑災祥無或失山林川澤其



氣勢有寒燥脈絡有寬促更無定理矣得收束迴抱之準以求其氣脈所由而吉凶無或弛是卽治者射者終不能舍範與的而成其技也余蓋恍然于文焉統古今之大文而論之或錯綜繁衍如衆宿之列者或昭明明潤如日月之懸者或光澤如雨露者或精銳如雷霆絢爛如雲霓者是文猶天也有淨如水舒卷如瀾平衍如陸者有精以奧而得陵谷之邃密者有峭以折而得山巒之起伏者

有縱以放而得長江大河之滂沛者是文猶地也而其行乎不得不行止乎不得不止者法也且猶極星之在天脈絡之行地也雖然覽古人行文之法如天地之得乎紀與綱推古人作文之心如治者射者之必準乎範與的是人能守其範以治未有不善于治準其的以射未有不善于射卽能法其法以文未有不善於文此 琴樓光祿所以輯文話一書而爲天下之治者射者示以範與的終

何異爲天下之察天審地者與之指極星之本探  
氣脈之原哉今 琴樓屬余序是直迫余于治師  
射師之前而試其技也然自今以後 琴樓之益  
我者多矣至輯書之苦心其從弟 鶴農先生序  
之詳茲不復贅云

道光九年己丑小春之仲上湖弟姚燮拜序

### 序

昔荆川唐氏有言漢以前之文法寓於無法之中  
故其爲法也密而不可窺唐與宋之文以有法爲  
法故其爲法也嚴而不可犯余嘗持此以衡古今  
作者雖盛衰升降之間不能不因時而變要未有  
離法以言文者也昧者遂欲一切掃棄之以自騁  
其臃腫支離之習白葦黃茅瀾望無際而文之道  
幾熄矣此從兄琴樓先生文話之所爲輯也先生

少嗜古文辭能別白其蹊徑慨然謂古文之衰衰  
於不講法耳思欲究其體要爰博綜遺籍條舉而  
劄記之得數十萬言淹貫成一家學余考論文之  
書權輿於摯虞流別歷年久遠佚而勿傳若劉氏  
之文心雕龍任氏之文章緣起於凡文辭利病抉  
摘靡遺故菀苑至今奉爲枕秘先生之書其體例  
不必同於劉任諸儒而纂言紀要俾綴文之士沿  
其波而討其源知文有不變之法并知文有至變

之法而蘄至於不失法則卽謂先生是書功不在  
劉任下奚不可哉獨余於先生嗜好不殊酸鹹回  
憶風雨對床宛然在目今忽忽三十年矣病廢之  
餘得見完書欣然幸亦赧然愧已時道光屠維赤  
奮若之歲相月上浣待卿弟元垣謹撰

自序

竊嘗見余家子弟塾課于時文頗用功而于古文  
漠不究心不知時文之佳者皆從古文來也未有  
不能爲古文而能爲佳時文者也雖然古文亦難  
言矣昌黎韓氏不云乎其用功深者其收名也遠  
用功何在在得其訣耳孫氏可之曰樵嘗得爲文  
真訣于來無擇無擇得于皇甫持正持正得于韓  
退之閻氏潛邱亦曰古人文多口訣未嘗筆諸書

故難卒曉要在讀者善體會耳然則得其訣者可  
以謂之文不得其訣者安望收名之遠哉余摭拾  
古今名論積久成帙名之曰文話先正典型庶幾  
未墜所愧淺見寡聞難免遺漏之譏然祇爲家塾  
課本俾子弟稍知其體格而已而或者因話而用  
功焉因用功而得其訣焉則古文之道亦思過半  
矣而又未必非時文之一助焉爾道光九年歲次  
己丑七月上澣琴樓葉元澄序

### 凡例

一是編所採之書某人某書先行標出惟常見者只標  
書名在文集者直標某曰以便稽查

一是編爲古文作法起見前輩短說統行全錄長篇祇  
節錄其要語

一是編偶有所見筆之簡牘或一人之說前採二三後  
又選一二以故古今人不得不參錯互見惟每卷內  
畧分時代前後以便檢閱

一前輩之說有見于三四處者畧有異同茲擇其明白

了當者錄之

一卷中如歐陽公作文三上陸魯望藏文稿于塑像之腹等類雖與行文法無涉姑存之以博閱者之趣

葉氏睿吾樓文話目錄

目錄

卷一五十則

卷二四十一則

卷三四十三則

卷四三十七則

卷五三十三則

卷六四十一則

卷七四十二則

目錄

睿吾樓藏板

卷八三十六則

卷九四十八則

卷十四十二則

卷十一四十則

卷十二四十九則

卷十三四十九則

卷十四三十六則

附卷十五 潘蒼崖金石例

附卷十六 潘蒼崖金石例

目錄終

葉氏睿吾樓文話卷一

慈谿葉元壇晏爽纂輯

族姪師濂鏡齋叅閱

男金潮靜瀾校字

左傳仲尼曰志有之言以足志文以足言不言誰知其志言之無文行之不遠

桓寬論云內無其質而外學其文若雕脂鏤冰費日損功

陸景典誥曰所謂文者非徒執卷於儒生之門攄筆于翰墨之采乃貴其造化禮樂之淵之盛也

紀纂淵海作造化之

淵禮樂  
之盛也

顏之推曰夫文章者原出五經詔誥策檄生於書者也  
序述論議生於易者也歌詠賦頌生於詩者也祭祀  
哀誄生於禮者也書奏箴銘生於春秋者也故凡朝  
廷憲章軍旅誓誥敷暢仁義發明功德牧民建國皆  
不可無

王通中說曰房元齡問文子曰古之文也約以達今之  
文也繁以塞

韓昌黎上于襄陽書云文章言語變化若雷霆浩瀚若

江漢正聲諧韶濩勁氣沮金石豐而不餘一言約而  
不失一詞

徐堅初學記曰古者登高能賦山川能祭師旅能誓喪  
紀能誄作器能銘則可以爲大夫矣三代之後篇什  
稍多又訓誥宣於邦國移檄陳於師旅箋奏以申情  
理箴誠用弭違邪贊頌美於形容碑銘彰於勲德謚  
冊褒其言行哀弔悼其淪亡章表通於下情箋疏陳  
於宗敬議論平其理駁難考其差此其畧也

柳子厚曰文有二道辭令褒貶本乎著作者也導揚諷



論本乎比興者也。著作者流蓋出於書之謨訓，易之象繫，春秋之筆削，其要在於高壯廣厚，詞正而理備，謂宜藏於簡冊者也。比興者流蓋出於虞夏之詠歌，商周之風雅，其要在於麗則清越，言暢而意美，謂宜流於謠誦者也。

裴度寄李翱書曰：文之異者在氣格之高，下思致之淺深，不在磔裂章句，隳廢聲韻也。人之異者在神氣之清濁，心志之通塞，不在倒置睂目，反易冠帶也。

李德裕文章論曰：魏文典論稱文以氣爲主，氣之清濁

有體斯言盡之矣。然氣不可以不貫，不貫則雖有英詞麗藻，如編珠綴玉，不得爲金璞之寶矣。鼓氣以勢壯爲美，勢不可以不息，不息則流宕而忘返，亦猶絲竹繁奏，必有希聲窈眇聽之者，悅聞如川流迅激，必有迴洑迤邐觀之者，不厭從兄翰常言文章如千兵萬馬，風恬雨霽，寂無人聲，蓋是謂也。

司馬溫公送書曰：或謂送叟子于道，則得其一二矣。惜夫無文以發之，送叟曰：然君子有文以明道，小人有文以發身，夫變白以爲黑，轉南以爲北，非小人有文

者孰能之

程子曰道者文之根本文者道之枝葉

費袞梁溪漫志曰文字中用語助太多或令文氣卑弱  
典謨訓誥之文其末句初無耶歎者也之詞而渾渾  
灑灑噩噩列於六經然後之文人多因難以見巧退  
之祭十二郎老成文一篇大率皆用助語其最妙處  
自其信然耶以下至幾何不從汝而死也一段僅三  
十句凡句尾連用耶字者三連用乎字者三連用也  
字者四連用矣字者七幾于句句用助辭矣而反覆

出沒如怒濤驚湍變化不測非妙於文章者安能及  
此其後歐陽公作醉翁亭記繼之又特盡紆徐不迫  
之態二公固以爲遊戲然非大手筆不能也

黃山谷曰凡爲文須讀司馬子長韓退之文每作一文  
皆有宗有趣終始關鍵有開有闔如四瀆雖納百川  
或匯而爲廣澤汪洋千里要自發源注海耳罵人文  
雖奇不作可也東坡文章妙天下其短處在好罵切  
勿襲其軌也

山谷與何靜翁書或傳荆公稱竹樓記勝歐陽公醉翁

亭記或曰此非荆公之言也某以謂荆公出此言未  
失也荆公評文章常先體製而後工拙蓋觀蘇子瞻  
醉白堂記戲曰文辭雖極工然不是醉白堂記乃是  
韓白優劣論耳以此考之優竹樓而劣醉翁亭記是  
荆公之言不疑也

王伯厚辭學指南曰夏文莊云美詞施於頌贊明文布  
於箋奏詔誥語重而體宏歌詠言近而旨遠

困學紀聞曰劉夢得文不及詩祭韓退之文乃謂子長  
在筆予長在論持矛舉楯卒莫能困可笑不自量也

朱弁曲洧舊聞曰古語云大匠不示人以璞蓋恐人見  
其斧鑿痕跡也黃魯直于相國寺得宋子京唐史稿  
一冊歸而熟觀之自是文章日進此無他也見其窺  
易句字與初造意不同而識其用意故也

又曰東坡嘗語子過曰秦少遊張文潛才識學問爲當  
世第一無能優劣二人者少遊下筆精悍心所默識  
而口不能傳者能以筆傳之然而氣韻雄拔疎通秀  
朗當推文潛二人皆辱與予遊同升而並黜有自雷  
州來者遞至少遊所惠詩書累幅近居蠻夷得此如

在齊聞韶也女可記之勿忘吾言

又曰歐陽公歸田錄初成未出而序先傳神宗見之遽  
命中使宣取時公已致仕在潁川以其間紀述有未  
欲廣者因盡刪去之又惡其太少則雜紀戲笑不急  
之事以充滿其卷帙既繕寫進入而舊本亦不敢存  
今世之所有皆進本而元書蓋未嘗出之於世至今  
其子孫猶謹守之

又曰歐陽文忠公謂謝希深曰吾平生作文章多在三  
上馬上枕上廁上也蓋唯此可以屬思耳

事文類聚云陳師錫序五代史荆公曰釋迦佛頭上不  
堪着糞

葉正則曰爲文不關世教雖工何益

呂氏童蒙訓云老杜詩云新詩改罷自長吟文章頻改  
工夫自出近世歐公以文先貼于壁時加竄定有終  
篇不留一字者魯直晚年多改爲前作可見大畧

又曰作文字須是靠實說得有條理乃好不可架空細  
巧大率要七分實只二三分文如歐陽公文字好者  
只是靠實而有條理如張承業及宦者等傳自然好

東坡靈壁張氏園亭記最好亦是靠實秦少遊龍井  
記之類全是架空說去殊不起發人意思

呂居仁曰班固叙事詳密有次第專學左氏如叙霍光  
上官相失之由正學左氏記秦穆晉惠相失處也

又曰孫子十三篇論戰守次第與山川險易長短小大  
之狀皆曲盡其妙摧高發隱使物無遁情此尤文章  
妙處

又曰讀莊子令人意寬思大敢作讀左傳便使人入法  
度不敢容易此二書不可偏廢也近世讀東坡魯直

詩亦類此

朱夏答程伯大論文章書曰古之爲文非有意於文也若  
風之于水適相遭而文生也故鼓之而爲濤含之而  
爲漪蹙之而爲縠澄之而爲練激之而爲珠璣非水  
也風也二者適相遭而文生也天之于文也獨不然  
乎纖者穠者丹者堊者莫不極其美麗而造物者豈  
物物而雕之哉彼昧於此者三年而刻楮

劉祁歸潛志云文章各有體本不可相犯故古文不宜  
蹈襲古人成語當以奇異自強四六宜用前人成語

復不宜生澁求異如散文不宜用詩家句詩句不宜用散文言律賦不宜犯散文言散文不宜犯律賦語皆判然各異如雜用之非惟失體且梗目難通然學者間于識多混亂交出且互相詆誚不自覺知此弊雖一二名公不免也

又曰金朝取士止以詞賦爲重故士人往往不暇讀書爲他文嘗聞先進故老見子弟輩讀蘇黃詩輒怒斥故學者止工於律賦問之他文則懵然不知間有登第後始讀書爲文者諸名士是也南渡以來士人多

爲古學以著文作詩相高然舊日專爲科舉之學者疾之爲仇讐若分爲兩途互相詆譏其作詩文者目舉子爲科舉之學爲科舉之學者指文士爲任子弟笑其不工科舉殊不知國家初設科舉用四篇文章本取全才蓋賦以擇制誥之才詩以取風騷之旨策以究經濟之業論以考識鑒之方四者俱工其人材爲何如也而學者不知狃于習俗止力爲律賦至于詩策論俱不留心其弊基于爲有司者止考賦而不究詩策論也

陶宗儀文章宗旨曰蓋清廟茅屋謂之古朱門大厦謂之華屋可謂之古不可大羹元酒謂之古八珍謂之美味可謂之古不可知此者可與言古文之妙矣夫古文以辨而不華質而不俚爲高無排句無陳言無贅辭夫記者所以紀日月之遠近工費之多寡主佐之姓名叙事如書史法尙書顧命是也叙事之後畧作議論以結之然不再多蓋記者以備不忘也夫叙者次叙其語前之說勿施于後後之說勿施於前其語次第不可顛倒故次叙其語曰叙尙書序毛詩序

古今作序大格樣書序首言畫卦書契之始次言皇墳帝典三代之書及夫子定書之由又次言秦亡漢興求書之事詩序首言六義之始次言變風變雅之作又次言二南王化之自碑文惟韓公最高每碑行文言人人殊面目首尾決不再行踏襲神道碑揭于外行文稍可加詳埋文壙記最宜謹嚴銘字從金一字不汎用善爲文者宜如古詩雅頌之作行實之作當取其人平生忠孝大節其餘小善寸長書法宜畧爲人立傳之法亦然跋取古詩狼跋其胡之義犯前

則躡其胡跋語不可多多則冗尾語宜峻峭以其不可復加之意說則出自己意橫說豎說其文詳贍抑揚無所不可如韓公師說是也

荆川稗編曰東坡詩文落筆輒爲人傳誦每一篇到歐公爲終日喜前後類如此一日與子裴論文因及東坡公歎曰汝記吾言三十年後世上人更不道著我也崇寧間海外詩盛行後生不復有言歐公者

又云謝疊山曰東坡作史評必有一段萬世不可磨滅之理使吾身生其人之時居其人之位遇其人之事

當如何處置妙法從老泉傳來凡議論好事須要一段歹說凡議論一段不好事須要一段好說文勢亦圓活義理亦精微意味亦悠長

日知錄云唐朝一帝改年號者十餘其見于文必全書無割取一字用之者至宋始有熙豐政宣建紹乾淳之語已是不敬然猶一帝之號自相連屬無合兩帝而稱之者又必用上一字惟元豐以元字與元祐無別故用下一字本朝文人有稱永宣成宏嘉隆合兩

帝之號而爲一稱

天啟六年部疏稱正統正德爲二正奉旨列聖年號昭然如何說二



正近又有去上字而稱慶歷啟正更為不通矣

又云地名割用一字如登萊如溫台則可如真順廣大

則不通矣然漢人已有之史記天官書勃碣海岱之

間氣皆黑貨殖傳夫燕亦勃碣之間一都會也注云

勃海碣石漢書王莽傳成命于巴宕注云巴郡宕渠

縣魏晉以下始多此語常據華陽國志分巴割蜀以

成犍廣是犍為廣漢二郡左思蜀都賦跨躡犍并是

犍為牂牁二郡魏都賦恒碣碁磳于青霄是恒山碣

石二山

又云人名割用一字者左傳以太皞濟水為皞濟信二

年史記以黃帝老子為黃老曹相國世家張釋之田

以王喬赤松子為喬松蔡澤叔魏其鄭當時列傳

以絳侯灌嬰為絳灌賈生傳

又曰效楚詞者必不如楚詞效七發者必不如七發蓋

其意中先有一人在前既恐失之而其筆力復不能

自遂此壽陵餘子學步邯鄲之說也

魏善伯曰文章大意大勢正如霧中之山雖未分明而

偏全正側胚胎已具作者保此意勢經營出之便與

初情相肖若另結構未免刻員方竹也

又曰有出口條理而出手無緒者便可以出口爲畫家  
朽筆此法至捷而妙

又曰文章煩簡非因字句多寡篇幅短長若庸絮懈蔓  
一句亦謂之煩切到精詳連篇亦謂之簡

又曰有主有客有主中客客中主有主中主客中客有  
客卽是主主卽是客其中又有變化能文能處事者  
總此道也

魏冰叔曰善作文者有窺古人作事主意生出見識却

不去論古人自己馮空發出議論可驚可喜只借古  
事作証蓋發已論則識愈奇証古事則議愈確此翻  
舊爲新之法蘇氏多用之

又曰吾輩生古人之後當爲古人子孫不可爲古人奴  
婢蓋爲子孫則有得於古人眞血脈爲奴婢則依傍  
古人作活耳

錢竹汀十駕齋養新錄曰古人文字有不宜學李翱述  
其大父事狀題云皇祖實錄當時不以爲怪若施之  
後代則犯大不韙矣唐宋人碑誌稱其父曰皇考歐

陽公瀧岡阡表亦稱其父皇考宋徽宗始禁止之南  
宋以後遂無敢用者好古之士當隨時變通所謂禮  
從宜也

又曰白樂天云凡人爲文私於自是不忍於割截或失  
於鯨多其間妍媸益又自惑必待交友有公鑒無姑  
息者討論而削奪之然後鯨簡當否得其中矣

又曰喜雨亭記末皆韻語太守不有歸之天子子與有  
韻從古音也天子曰不歸之造物物與不韻讀不爲  
弗從廣韻也俗本不下多然字蓋淺人妄增

袁子才曰黃梨洲云行狀爲請諡而作者不書子女及  
諡法爲請墓志而作者書之今請諡之狀久不行矣  
唐宋諸大家行狀無不書婚娶及諡法者合從之

又子才與友人論文書曰竊爲足下之爲古文是也足  
下之論古文非也足下之言曰古文之途甚廣不得  
不貪多務博以求之此未爲知古文也夫古文者途  
之至狹者也唐以前無古文之名自韓柳諸公出懼  
文之不古而古文始名是古文者別今文而言之也  
劃今之界不嚴則學古之詞不類韓則曰非三代兩

漢之書不觀柳則曰懼其昧沒而雜也廉之欲其節  
二公者當漢晉之後其百家諸子未甚放紛猶且懼  
染于時今百家回冗又復作時藝弋科名如康崑崙  
彈琵琶久染淫俗非數十年不近樂器不能得正聲  
也深思而慎取之猶慮勿暇而乃狃於厯雜以自消  
過矣蓋嘗論之古書愈少文愈古後書愈多文愈不  
古商書渾渾爾夏書噩噩爾作詩者不知有易作易  
者不知有詩下此左穀以序事勝屈宋以詞賦勝莊  
列以論辨勝賈董以對策勝就一古文之中猶不肯

合數家爲一家以累其樸茂之氣專精之神此豈其  
才力有所不足而歲月有所偏短哉荀子曰不獨則  
不誠不誠則不形天下事不徒文章然也鄭康成以  
禮解詩故其說拘元次山好子書故其文碎蘇長公  
通禪理故其文蕩之數公者皆抱萬夫之稟者也偶  
有所雜其弊立見而況其下焉者乎今將登騷壇樹  
旗幟召海內方聞綴學之徒而談論角逐以震耀乎  
耳目此非繁稱博引不可也邯鄲淳之見東阿王李  
錡之遇梁武帝是也若夫傳一篇之工成一集之美

閉戶覃思不蹈襲前人一字而卓然爲行遠計此其道誠不在是矣

又隨筆曰韓歐之集無一字及釋老者文品最高曾蘇便不免矣范文正公有水陸齋薦祖先之文文山有誕節升遐保安等疏俱非文章上乘至宋金華焦弱侯侏侑雜引而江河日下矣

睿吾樓文話卷一終

葉氏睿吾樓文話卷二

慈谿葉元壇晏爽纂輯

族姪師濂鏡薌叅閱

男金泉醴淵校字

魏祖瑩嘗語人曰文章須自出機杼成一家風骨何能共人同生活也

柳子厚答韋中立書曰叅之穀梁以厲其氣叅之孟荀以暢其文叅之莊老以肆其端叅之國語以博其趣叅之離騷以致其幽叅之太史公以著其潔

陸龜蒙曰文病而後奇不奇不能駭俗

王闢之澠水燕談錄曰胡旦文辭敏麗見推一時晚年  
病目閉門閑居一日史館共議作一貴侯傳其人少  
賤嘗屠豕豬史官以爲諱之卽非實錄書之卽難爲  
辭相與見旦旦曰何不曰某少嘗操刀以割示有宰  
天下之志莫不歎服

唐子西文錄曰六經以後便有司馬遷三百五篇之後  
便有杜子美六經不可學亦不須學故作文當學司  
馬遷作詩當讀杜子美二書亦須常讀所謂不可一  
日無此君也

又曰司馬遷敢亂道卻好班固不敢亂道卻不好不亂  
道又好是左傳亂道又不好是唐書八識田中若有

一毫唐書亦爲來生種矣

按同話錄不好下思之書  
其好與不好姑未論若言

其不敢亂道與敢  
亂道則切中矣

又曰凡爲文上句重下句輕則或爲上句壓倒畫錦堂  
記云仕宦而至將相富貴而歸故鄉下云此人情之  
所榮而今昔之所同也非此兩句莫能承上句居士  
集序云言重大而非夸此雖只一句而體勢則甚重  
下乃云賢者信之衆人疑焉非用兩句亦載上句不

起韓退之與人書云泥水馬弱不敢出不果鞠躬親問而以書若無而以書三字則上重甚矣此爲文之法也

李方叔曰人之文章闊達者失之太踈謹嚴者失之太弱

費衮梁溪漫志曰東坡教人讀檀弓山谷謹守其言傳之後學檀弓誠文章之模範凡爲文記事常患意晦而辭不達語雖蔓衍而終不能發明惟檀弓或數句書一事或三句書一事至有兩句而書一事者語極

簡而味長事不相涉而意脈貫穿經緯錯綜成自然之文此所以爲可法也

又曰東坡帥定武有武臣狀極樸陋以啟事來獻坡讀之甚喜曰奇文也客退以示幕客李端叔問何者最爲佳句端叔曰獨開一府收徐庾于幕中並用五材走孫吳於堂下此佳句也坡曰非君誰識之者端叔笑謂坡曰視此郎詹宇間決無是語得無假諸人乎坡曰使其果然固亦具眼矣卽爲具召之與語甚歡一府皆驚竹坡老人周少隱聞之李端叔嘗記其事

李耆卿文章精義曰學文切不可學怪句且須明白正大務要十句百句只作一句貫串意脈說得通處儘管說去說得反覆竭處自住所謂行乎其所當行止乎其所不得止也

又曰文章不難於巧而難於拙不難於曲而難於直不難於細而難於粗不難於華而難於質

吳氏林下偶譚曰葉水心文可資爲史其文用編年法自淳熙後道學興廢立君用兵始末國勢汗隆君子小人離合消長歷歷可見後之爲史者可資焉

曾三異同話錄曰世言泰山府君海龍王之類鄙俗不可入文字東坡作明州僧寺御書樓銘有咨爾東南山君海王時節來朝以謹其藏豈惟融化語奇亦見百神受職意甚高也

朱語錄云山谷使事多錯本旨如作人墓誌云敬授來使病於夏畦本欲言皇恐之甚却不知與夏畦關甚事

讀書隅見曰作記之法禹貢是祖而下漢官儀載馬弟伯封禪記儀爲第一其體勢雄渾莊雅碎語如畫不



可及也其次柳子厚山水記法度似出於封禪儀中  
雖能曲折回旋作碎語然文字止於清峻峭刻其體  
便覺卑弱

又曰文章家貴于風行水上繁星麗天此一說也回旋  
曲折開闔收縱千變萬化俱要自然與天地萬物相  
似六經上文章法度極多今姑以詩三百篇一兩字  
言之便見與天地萬物相似處黍離之詩其一曰彼  
黍離離彼稷之苗其二曰彼黍離離彼稷之穗其三  
曰彼黍離離彼稷之實自苗而穗自穗而實誦此詩

者黍之生毓成熟可見矣庭燎之詩其一曰夜如何  
其夜未央其二曰夜如何其夜未艾其三曰夜如何  
其夜鄉晨誦此詩者一夜之漏刻疾徐可問矣由淺  
而深作文最妙若夫感動之情箴規之意與文章法  
度節奏一步逼一步多少涵畜讀之令人神爽如桃  
天之詩句法又變其一曰灼灼其華其二曰有蕢其  
實其三曰其葉蓁蓁字眼上皆有造化作詩者尤不  
可以不知

辨體曰徐節孝云某少讀貨殖傳見所謂人棄我取人

取我與遂悟爲學法蓋學能知人所不能知爲文能  
用人所不能用斯爲善矣文字須渾成而不斷續滔  
滔如江河斯爲極妙若退之近之矣然未及孟子之  
一一  
又曰人當先養其氣氣全則精神全其爲文則剛而敏  
治事則有果斷所謂先立其大者也故凡人之文必  
如其氣班固之文可謂新美然體格和順無太史公  
之嚴近世孫明復石徂徠公之文雖不若歐陽之豐  
富新美然自嚴毅可畏

履齋示兒編曰爲文有三難命意上也破題次也遣辭  
又其次也不善遣辭則莫能敷暢其意不善涵蓄題  
意破題何自而道盡哉則是破題尤難者也嘗卽是  
而觀古文第一句便道盡題意而盡善盡美者我國  
朝得三人焉歐陽文忠公縱囚論曰信義行於君子  
刑戮施于小人則一句道盡太宗求名之意矣其後  
韓文公廟碑蘇文忠有匹夫而爲百世師一言而爲  
天下法又一句道盡昌黎之道義矣百有餘年至周  
益公必大三忠堂碑其曰文章天下之公器萬世不

可得而私也節義天下之大閑萬世不可得而踰也  
謂文忠歐陽公以文鳴忠襄楊公忠簡胡公俱以忠  
義鳴故首句已道盡三公平生事實然太宗文公二  
人耳皆易道三忠既三人又兩塗尤難道公兩句無  
一字無來處殆與歐蘇爭光

又曰良齋先生謝公昌國自起部丐祠歸淪上嘗往謁  
焉春容浹日無所不論因求作文之法先生曰余少  
時讀昌黎文得四字取爲文法平生用不盡乃踞而  
請曰四字謂何答曰奇而法正而葩易詩之體盡在

是矣文體亦不過是然文貴乎奇過于奇則艷故濟  
之以法文貴乎正過于正則樸故濟之以葩奇而有  
法度正而有葩華兩兩相濟不至偏勝則古作者不  
難到况今文乎

又嘗得尙書張公茂獻文箴曰作文有三病意到而詞  
不達如訟者抱直理口訥莫伸一病詞達而調不工  
如委巷相爾汝俚鄙厭聞二病調工而體不健如堂  
堂衣冠美丈夫而無精神三病又曰非積氣之清以  
爲日月星辰則日月星辰不足以爲天下之文非馭

氣之正以爲克實之文則文雖文不足以議自然之  
文是說也雖詩人之優遠騷客之覲深史家之詳贍  
一舉而兼之又豈特舉子之文而已哉

又曰漢人文章最爲近古然文之重複亦自漢儒倡之  
賈生過秦論曰席卷天下包舉宇內囊括四海之意  
并吞八荒之心四句而一意也至於陸士衡文賦序  
曰妍媸好惡四字而二意也張景陽之七命旣曰熒  
熒爲之擗標又曰孀老爲之嗚咽豈熒熒孀老果二  
義乎旣曰按以商王之箸又曰承以帝辛之杯豈商

王帝辛果二人乎旣曰蹙封豨又曰饋馮豕豈封豨  
馮豕果二物乎

盛如梓老學叢談云柳仲塗曰古文非在詞澀言苦使  
人難讀誦之在于古其理高其意隨言語短長應變  
作制同古人之行事是謂古文

又曰昔嘉定沈宰論作文以艱得之以艱出之其文必  
澀以艱得之以易出之其文必平以易得之以易出  
之其文必率

又曰陳同甫作文之法曰經句不全兩史句不全三不

用古人句只用古人意若用古人語不用古人句能  
造古人所不到處至於使事而不爲事使或似使事  
而不使事或似不使事而使事皆是使他事來映帶  
出題意非直使本事也若夫布置開闔首尾該貫曲  
折關鍵自有成模不可隨他規矩尺寸走也

楊慎丹鉛錄云漢興文章有數等蒯通隋何陸賈酈生  
遊說之文宗戰國賈山賈誼政事之文宗管晏申韓  
司馬相如東方朔諷諫之文宗楚辭董仲舒匡衡劉  
向楊雄說理之文宗經傳李尋京房術數之文宗讖

緯司馬遷紀事之文宗春秋嗚呼盛矣

姜南叩舷憑軾錄云陳後山曰余以古文爲三等周爲  
上七國次之漢爲下周之文雅七國之文壯偉其失  
騁漢之文華贍其失緩東漢而下無取焉蓋周之文  
六經孔孟也七國之文諸子之文也漢之文支士之  
文也道失而意意失而辭可以見諸子不如六經孔  
孟支士不如諸子也

又曰莊荀皆支士而有學者其說劍成相篇與屈騷何  
異楊子雲文好奇而卒不能奇也故思苦而詞艱善

爲文者因事以出奇江河之行順下而已至其觸山  
赴谷風搏物激然後盡天下之變子雲唯好奇故不  
能竒也愚以爲文章以理爲主而輔之以氣莊荀之  
氣壯故志節著而文愈竒楊雄之氣弱故志節靡而  
文愈澁孟子曰其爲氣也配義與道無是餒也若雄  
其餒者乎

魏善伯曰詩文不外情事景而三者情爲本然置頓不  
得法則情爲章句所矐尤貴善養其氣故無窘窒懈  
累之病古人爲文雖有偉詞俊語亦刪而舍之者正

恐累氣而節其不勝也收結恒須緊束或故爲散弛  
懈緩者亦如勞役之際閉目偃倚乃不至於困竭也  
又曰人之爲人有一端獨至者卽生平得力所在雖曰  
一端而其人全體著矣小疵小癖反見大意所謂  
頰上三毛眉間一點是也今必合衆美以譽人而獨  
至者反爲浮美所掩人精神聚於一端乃能獨至吾  
之精神亦必聚於此人之一端乃能寫其獨至太史  
公善識此意故文極古今之妙

又曰文主於意而意多亂文議論主於事而事雜亂議

然亦有意多事雜之文必有法以束之不然則如蒙  
師離塾叫喊跳踢闐然一屋矣

又曰轉折句太多文反不得員動

魏冰叔曰文之感慨痛快馳驟者必須往而復還往而  
不還則勢直氣泄語盡味止往而復還則生顧盼此  
嗚咽頓挫所從出也

又曰歐文之妙只是說而不說說而又說是以極吞吐  
往復參差離合之致史遷加以超忽不羈故其文特  
雄

又曰古文轉接之法一定不可易或問古文轉接極奇  
變出人意外處何謂一定曰試將原文轉接處以已  
意改換至再至十終不能及便知此奇變乃是一定  
也若非一定便任人改換得

言行錄曰文章自唐之末日淪淺俗浸以大做宋柳仲  
塗始以古道發明之卒不能振天聖初尹師魯與穆  
伯長矯時所尚以古文爲主次得歐陽永叔以雄詞  
鼓動之文風一變

朱竹垞與李武曾論文書既至大同閉戶兩月深原古

作者所由得與今之所由失嘿然以疑愷然以悔然  
後知進學之必有本而文章不離乎經術也西京之  
文惟董仲舒劉向經術最純故其文最爾雅彼楊雄  
之徒品行自詭於聖人務掇竒字以自矜尙安知所  
謂文哉魏晉以降學者不本經術惟浮夸是務文運  
之厄數百年賴昌黎韓氏始倡聖賢之學而歐陽氏  
王氏曾氏繼之二劉氏三蘇氏羽翼之莫不原本經  
術故能橫絕一世蓋文章之壞至唐始反其正至宋  
而始醇宋人之文亦猶唐人之詩學者舍是不能得

師也北宋之文惟蘇明允雜出乎縱橫之說故其文  
在諸家中爲最下南宋之文惟朱元晦以窮理盡性  
之學出之故其文在諸家中最醇學者於此可以得  
其概矣以武曾之才正不必博搜元和以前之文但  
取有宋諸家合以元之郝氏經虞氏集揭氏傑斯戴  
氏表元陳氏旅吳氏師道黃氏潛吳氏萊明之寧海  
方氏孝孺餘姚王氏守仁晉江王氏慎中武進唐氏  
順之崑山歸氏有光諸家之文遊泳而紬繹之而又  
稽之六經以正其源考之史以正其事本之性命之



理俛不惑於百家二氏之說以正其學如是而文猶不工有是理哉

又答胡司臬書古文之學不講久矣近時欲以此自鳴者或摹倣司馬氏之形模或拾歐陽子之餘唾或局守歸熙甫之緒論未得古人之百一轍高自位置標榜以爲大家然終不足以眩天下之目而塞其口集而成而詆譏隨之矣僕志於文不先立格惟抒已之所欲言辭苟足以達而止恒自笑曰平生無大過人處惟詩詞不入名家文不入大家庶幾可以傳於後耳

雖然僕之爲此非名是務也實也其于文也非作僞也誠也來教謂法乎秦漢不失爲唐法乎唐不失爲宋於理誠然若僕之所見秦漢唐宋雖代有升降要文之流委而非其源也顏之推曰文章者原出五經而柳子厚論文亦曰本之書以求其質本之詩以求其恒本之禮以求其宜本之春秋以求其斷本之易以求其動王禹偁曰爲文而舍六經又何法焉李塗曰經雖非爲作文設而千萬代文章從是出是則六經者文之源也足以盡天下之情之辭之政之心不

入於虛僞而歸於有用執事誠欲以古文名家則取法者莫若經焉爾矣經之爲教不一六藝異科衆說之郭大道之管得其機神而闡明之則爲秦爲漢爲六朝爲唐宋爲元明靡所不有亦靡所不合此謂取之左右而逢其原也至於體製必極其潔於題必擇其正每見南宋而後士人文集往往多頌德政上壽之言覽之令人作惡此固執事之所不屑爲而僕恐有黽執事爲之者冀執事力爲淘汰斯谷園之編足以不朽矣

方望溪曰南宋以來古文義法不講久矣古文中不可入語錄中語魏晉六朝人藻麗俳語漢賦中板重字法詩歌中雋語南北史佻巧語

全謝山鮪埼亭集答沈東甫問潛邱譏南雷不當以行狀行述預碑版中其說甚是然南雷何以不及別白答云魏晉人所著先賢行狀是傳類耳其後唐人則有太史之狀以上國史有太常之狀以請諡有求碑志之狀原非金石文字也然尹河南集自十二卷以下首狀次碑次表次碣次述次志竟以狀述雜碑版

中初嘗疑其例之未合其後乃知古人之爲狀與述者雖不盡刻石而石刻亦有之輿地碑記目廬州有唐旌表萬敬儒孝行狀碑化州譙國夫人冼氏廟有行狀碑故潘蒼厓金石例多本昌黎而亦以行狀入金石乃知行狀固屬碑版文字之一而高僧尤多以行述刻碑或直謂之墓狀然則南雷所據未可非也

葉氏睿吾樓文話卷二終

葉氏睿吾樓文話卷二

慈谿葉元塏晏爽纂輯

族姪師濂鏡薈叅閱

男金潮靜瀾校字

摯虞文章流別論曰文章者所以宣上下之象明人倫之叙窮理盡性以究萬物之宜者也王澤流而詩作成功臻而頌興勲德立而銘著嘉美終而誄集祝史

陳詞官箴王闕

劉勰文心雕龍曰故論說辭命則易統其首詔策章奏則書發其源賦頌歌贊則詩立其本銘誄箴祝則禮

總其端紀傳銘檄則春秋爲之根並窮高以樹表極  
遠以啟疆所以百家騰躍終入寰內也

張說洛州張司馬集序夫言者志之所之文者物之相  
雜然則心不可蘊故潤色以形容辭不可陋故錯綜  
以盡變

劉賓客曰其詞甚約而味大淵然以長氣爲幹文爲枝  
張鷟朝野僉載云駱賓王好以數對如秦地重關一百  
二漢家離宮三十六時號算博士

又云楊炯爲文好以古人姓名連開如張平子之談畧

陸士衡之所記潘安仁之所賦宜其陋矣仲長統何  
足以知之號點鬼簿

又云徐彥伯爲文多求新奇以鳳閣爲鷓鴣閣龍門爲虬  
戶金谷爲銑溪玉山爲瓊岳以芻狗爲卉犬以竹馬  
爲篠驂後進效之謂之澁體

皇甫湜答李生書曰今之工文或先乎奇怪者顧其文  
工與否耳夫意新則異於常異于常則怪矣詞高則  
出于衆出於衆則奇矣虎豹之文不得不炳于犬羊  
鸞鳳之音不得不鏘於烏鵲金玉之光不得不炫于

瓦石非有意於先之也。迺自然也。必崔嵬然後爲嶽，必滔天然後爲海，明堂之棟必撓雲霓，驪龍之珠必固深泉，足下以少年氣盛，固當以出拔于意，學文之初且未自盡其才，何遽稱力不能哉？又曰：近風教偷薄，進士尤甚，迺至有一謙三十年之說，爭爲虛張，以相高，自讀詩未有劉長卿一句，已呼阮籍爲老兵矣。筆語未有賂賓王一字，已罵宋玉爲罪人矣。書字未識偏旁，高談稷契，讀書未知句度，下視服鄭所當嫉者，生美才勿似之。

歐陽公答徐秘校書云：所寄近著尤佳，議論正宜如此。然著撰苟多，他日更自精擇，少去其繁，則峻潔矣。然不必勉強，勉強簡節之則不流暢，須待自然。又云：作文之體，初欲奔馳，久當擢節使簡重，嚴正或時肆放，以自舒，勿爲一體則盡善矣。

孫元忠樸嘗問歐陽公爲文之法，公去於吾姪，豈有惜只是要熟耳，變化姿態皆從熟處生也。

黃山谷曰：陳履常作文深知古人之關鍵，其論事救首救尾如常山之蛇。

張耒答李推官書曰學文之端急於明理夫決水於江河淮海順而行之滔滔汨汨日夜不止衝砥柱絕呂梁其舒爲淪漣鼓爲波濤蛟龍魚鱉噴薄出沒因其所遇而變生焉溝瀆東決而西涸下滿而上虛日夜激之欲見其奇只蛙蛭之玩耳江淮河海理道之文也不求奇而奇至矣激溝瀆而求水之奇此無見於理而欲以言語句讀爲奇之文也

陳騷文則曰古人之文用古人之言也古人之言後世不能盡識非得訓切殆不可讀如登峭險一步九嘆

旣而強學焉搜摘古語撰叙今事殆如昔人所謂大家婢學夫人舉止羞澁終不似真也

又曰倒言而不失其言者言之妙也倒文而不失其文者文之妙也文有倒語之法知者罕矣春秋書曰吳子過伐楚門于巢卒公羊傳曰門于巢卒者何入門乎巢而卒也然夫子先言門後言于巢者于文雖倒而寓意微矣

容齋三筆曰盤谷序云坐茂林以終日濯清泉以自潔采於山美可茹釣於水鮮可食醉翁亭記云野花發

而幽香佳木秀而繁陰臨溪而漁溪深而魚肥釀泉  
爲酒泉香而酒冽山穀野蔌雜然而前陳歐公文勢  
大抵化韓語也然釣于水鮮可食與臨溪而漁溪深  
而魚肥采于山與山穀前陳之句頗簡工夫則有不  
侔矣

又曰士人爲文或采已用語言當深究其旨意苟失之  
不考則必詒論議紹興七年趙忠簡公重脩哲錄書  
成轉特進制詞云惟宣仁之誣謗未明致哲廟之憂  
勤不顯此蓋用范忠宣遺表中語兩句但易兩字而

甚不然范之詞云致保佑之憂勤不顯專指母后以  
言正得其實今以保佑爲哲廟則了非本意矣紹興  
十九年予爲福州教授爲府作謝歷日表頌德一聯  
云神祇祖考旣安樂于太平歲月日時又明章於庶  
證至乾道中有外郡亦上表謝歷蒙其采服用之讀  
者以爲駢麗精切予笑謂之曰此文有利害今光堯  
在德壽所謂考者何哉坐客皆縮頸信乎不可不審  
也

又四筆云稱譽人過實最爲作文章者之疵病班孟堅

尚不能免如薦謝夷吾一書予蓋論之于三筆矣柳  
子厚復杜溫夫書曰三辱生書書皆逾于言抵吾必  
曰周孔周孔安可當也語人必于其倫生來柳州見  
一刺史卽周孔之今而去我道連而謁于潮又得二  
周孔去之京師京師顯人爲文詞立聲名以千數又  
宜得周孔千百何吾生胸中擾擾焉多周孔哉是時  
劉夢得在連韓退之在潮故子厚云然此文人人能  
誦然今之好爲諛者固自若也予表出之以爲子孫  
戒張說賀魏元忠衣紫曰公居伊周之任卽爲一張

所讒幾于隕命此但形于語言之間耳

孫明復答張洞書曰夫文者道之用也道者教之本也

故文之作也必得之於心而成之于言得之於心者

明諸內者也成之於言者見諸外者也明諸內者故

可以適其用見諸外者故可以張其教是故詩書禮

樂大易春秋之文也總而謂之經者以其終于孔子

之手尊而異之爾斯聖人之文也後人力薄不克以

嗣但當左右名教夾輔聖人而已或則發列聖之微

旨或則擲諸子之異端或則發千古之未寢或則正



一時之所失或則陳仁政之大經或則斥功利之末術或則揚聖人之聲烈或則寫下民之憤歎或則陳天人之去就或則述國家之安危必皆臨事披實有感而作爲論爲議爲書疏歌詩贊頌箴解銘說之類雖其目甚多同歸于道皆謂之文也若肆意構虛無狀而作非文也乃無用之瞽言爾徒污簡冊何所貴哉

范正敏遜齋閑覽云王羲之蘭亭叙世言昭明不入文選者以其天朗氣清或曰楚詞云秋之爲氣天高而

氣清似非清明之時然管絃絲竹之句語衍而複爲逸少之累耶

陳唯室步里客談曰賈誼鵬賦流源自檀弓來

曾鞏後耳目志曰東坡平生詩學劉夢得字學徐季海晚年妙處乃不減李杜顏柳

又曰荆公謂歐公之文如決積水于千仞之溪其清駛孰能禦之

下黃私記曰內翰所作文字名目至廣唐學士撰宮中眠兒歌卽是今之剃胎頭文也

陶宗儀輟耕錄曰凡書官銜俱當從實如廉訪使總管之類若改之曰監司太守是亂其官制久遠莫可考矣

湧幢小品曰陸魯望建祠堂塑己像咸淳中有盛氏子醉撲其像于水腹中皆生平詩文親稿

日知錄云古人作史取其事之相屬不論月日故有追書有竟書左傳成公十六年鄆陵之戰先書甲午晦後書癸巳甲午爲正書而癸巳則因後事而追書也昭公十三年平邱之盟先書甲戌後書癸酉甲戌爲

正書而癸酉則因後事而追書也昭公十三年楚靈王之弑先書五月癸亥後書乙卯丙辰乙卯丙辰爲正書而五月癸亥則因前事而竟書也蓋史家之文常患爲月日所拘而事不得以相連屬故古人立此變例

又云今人謂日多曰日子日者初一初二之類是也子者甲子乙丑之類是也古人文字年月之下必繫以朔必言朔之第幾日而又繫之干支故曰朔日子也如魯相瑛孔子廟碑云元嘉三年三月丙子朔廿七

日壬寅又云永興元年六月甲辰朔十八日辛酉史  
晨孔子廟碑云建寧二年三月癸卯朔七日己酉樊  
毅復華下民租碑云光和二年十二月庚午朔十三  
日壬午是也此日子之稱所自起若史家之文則有  
子而無日春秋是也後漢書魏囂檄文曰漢復元年  
七月己酉朔己巳不言廿一日  
然在朔言朔在晦言晦而旁死魄哉生明之文見於  
尙書則有兼日而書者矣

又云漢人之文有卽朔之日而必重書一日者廣漢太  
守沈子琚綿竹江堰碑云熹平五年五月辛酉朔一

日辛酉綏民校尉熊君碑云建安廿一年十月丙寅  
朔一日丙寅此則繁而無用不若後人之簡矣

又曰唐宋以下何文人之多也固有不識經術不通古  
今而自命爲文人者矣韓文公符讀書城南詩曰文  
章豈不貴經訓乃菑畚潢潦無根源朝滿夕已除人  
不通古今馬牛而襟裾行身陷不義况望多名譽而  
宋劉摯之訓子孫每曰士當以器識爲先一號爲文  
人無足觀矣然則以文人名于世焉足重哉此楊子  
雲所謂據我華而不食我實者也黃魯直言數十年

來先生君子但用文章提獎後生故華而不實本朝  
嘉靖以來亦有此風而陸文裕深所記劉文靖健告

吉士之言空同李夢陽大以爲不平矣

又曰文之不可絕于天地間者曰明道也紀政事也察  
民隱也樂道人之善也若此者有益于天下有益于  
將來多一篇多一篇之益矣若夫怪力亂神之事無  
稽之言勦襲之說諛佞之文若此者有損于己無益  
于人多一篇多一篇之損矣

又曰後周書柳蚪傳時人論文體有今古之異蚪以爲  
時有今古非文有今古此至當之論夫今之不能爲  
二漢猶二漢之不能爲尙書左氏乃勦取史漢中文  
法以爲古甚者獵其一二字句用之于文殊爲不稱  
又曰以今日之地爲不古而借古地名以今日之官爲  
不古而借古官名舍今日恆用之字而借古字之通  
用者皆文人所以自蓋其淺俚也

又曰何孟春餘冬序錄曰今人稱人姓必易以世望稱  
官必用前代職名稱府州縣必用前代郡邑名欲以  
爲異不知文字間著此何益于工拙此不惟于理無

取且于事復有礙矣李姓者稱隴西公杜曰京兆王  
曰琅邪鄭曰滎陽以一姓之望而概衆人可乎此其  
失自唐宋五季間孫光憲輩始夢北瑣言稱馮涓爲  
長樂公冷齋夜話稱陶穀爲五柳公類以昔人之號  
而概同姓尤是可鄙官職郡邑之建置代有沿革今  
必用前代名號而稱之後將何所考焉此所謂于理  
無取而事復有礙者也

魏善伯曰眼前景口頭語當時情意中事神妙莫過于  
此應付莫便於此

又曰粗做到細細做到粗文章定妙

魏冰叔曰文之工者美必兼兩每下一筆其可見之妙  
在此却又有不可見之妙在彼辟如作屋左砂高聳  
右砂低卸必須培高右砂方稱拙者聳土填石人一  
見知爲補右砂之闕巧者只栽竹樹令高與左齊人  
一見只賞歎林木幽茂之妙而不知其意實補右砂  
低卸也又文字首尾照應之法有明明繳應起處者  
有竟不顧者有若無意牽動者有反罵破通篇大意  
實是照應收拾者不明變化則千篇一律而文亦易

入板俗矣又古文接處用提法人所易知轉處用駐  
法人所難曉凡文之轉易流便無力故每于字句未  
轉時情勢先轉少駐而後下則頓挫沉鬱之意生辟  
如駿馬下阪雖疾驅如飛而四蹄著石處步步有力  
若鴛馬下峻阪只是滑溜將去四蹄全作主不得有  
當轉而不用轉語以開爲轉以起爲轉者以起爲轉  
轉之能事盡矣

又或問學古人而不襲其跡當由何道曰平時不論何  
人何文只將他好處沈酣徧歷諸家博采諸篇刻意

體認及臨文時不可著一古人一名文在胸則觸手  
與古法會而自無某人某篇之跡蓋模擬者如人好  
香徧身便佩香囊沈酣而不模擬者如人日夕住香  
肆中衣帶間無一毫香物却通身香氣迎人也

閻百詩曰余戊午己未間在京師見汪茗文繆封公墓  
志載及高祖謂之曰古人叙人家世皆自曾祖以下  
無及高祖者間及高祖亦必以其人其事足書非空  
空僅及其名諱而已歷覽韓歐王荆公以及明初宋  
潛溪皆然此唐宋以來高曾之規矩也但古人文多

口訣未嘗筆諸書故難卒曉要在讀者善體會雖以君所痛詆之牧齋猶不失此規矩初學集可按也時茗文怒甚有代之答者曰家先生本元人余曰近得柳文肅集于廟市亦自曾祖叙起渠非元人耶後見三刻堯峯文鈔此篇削去高祖諱某某五字此又當為書祖文廣一例耳惜道遠不入質黃太沖

馮少渠曰學者當師經師經必先求其意意得則心定心定則道純純則克克則實克實則發於文輝光施于事果毅

又曰作文之法以簡為高以潔為貴不簡不潔易薄弱而多蔓

汪鈍翁曰誌銘首行及篆蓋宜書某府君勿加暨元配字此近來無識者所為唐宋人家及成宏以前名家皆無之古之誌銘上之太史立傳上之太常立謚今雖不行宜存遺意女子無傳謚奚為行狀哉其不同穴與節烈可稱或先葬而夫存夫歿且葬已久皆不及附見夫志者別為之誌可也雖表之可也予於女子行狀悉不作而篆蓋稍存古法

香祖筆記曰唐人作集序例叙其人之道德功業如碑版之體後則歷舉其文某篇某篇如何如何不勝更僕如獨孤及權德輿諸序及英華文粹所載皆然千篇一律殊厭觀聽至昌黎始一洗之若皇甫湜作顧况集亦能不落窠臼

袁子才隨園隨筆曰凡行狀之作特狀其所狀之人而無與乎其狀之者故于狀父而稱父之祖考必從其父之稱孫狀祖而稱祖之祖考必從其祖之稱故唐穆員狀父所云祖思恭考元休白樂天狀祖所云祖

志善父溫皆其祖父之祖考也惟明之中葉乃有稱其祖父之祖考而從狀之者之所自稱不從所狀之人之所稱者此流俗無稽之失不可以爲典也凡高祖之父連身數之爲六世離身數之爲五世後漢書蔡邕傳邕六世祖勳勳乃邕高祖之父邕傳注引邕祖攜碑云攜曾祖父勳攜生稜稜生邕則連身數之也陳子昂誌父墓柳子厚表父神道于高祖之上一世皆稱五代祖則離身數之也按古文尙書云七世之廟可以觀德荀子云有一國者事五世有五乘之



地者事三世是祖禰而上皆身所治數世離身實本  
古制故韓退之撰薛戎墓銘稱高祖爲四世祖此其  
證也至凡所狀之曾祖祖父與其鄉貫有列于狀之  
前者將以上太常史館議謚編錄仁彥昇之狀蕭子  
良韓退之之狀董晉柳子厚之狀柳渾陳京是也有  
疏于狀之內者將以托文章家撰著碑誌韓退之之  
狀馬彙蘇子瞻之狀其祖序是也

葉氏睿吾樓文話卷三終

葉氏睿吾樓文話卷四

慈谿葉元塏晏爽纂輯

族姪師濂鏡菴叅閱

男金泉醴淵校字

孫可之與王霖秀才書曰鸞鳳之音必傾聽雷霆之聲  
必駭心龍章虎皮是何等物日月五星是何等象儲  
思必深摘詞必高道人之所不道到人之所不到趨  
怪走竒中病歸正以之明道則顯而後以之揚名則  
久而傳前輩作者正如是

唐書文藝傳序曰唐有天下三百年文章無慮三變高

祖太宗初沿江左餘風絺章繪句揣合低昂故王楊  
爲之伯元宗好經術羣臣稍厭雕琢索理致崇雅黜  
浮氣益雄渾則燕許擅其宗大歷三元間美才輩出  
孺咀道真涵泳聖涯於是韓愈倡之柳宗元李翱皇  
甫湜等和之排逐百家法受森嚴抵轢晉魏上軋漢  
周唐之文完然爲一王法

東坡雜說曰吾爲文如萬斛泉源不擇地皆可平地滔  
滔汨汨雖一日千里無難及其與石山曲折隨物賦  
形而不可知也所可知者常行于當行止於不可不

止如是而已矣

蘇子由上韓太尉書曰轍生好爲文思之至深以爲文  
者氣之所形然文不可以學而能氣可以養而至

黃山谷答王觀復書云所送新詩七興寄高遠但語生  
硬不諧律呂或詞氣不逮初造意時此病亦只是讀  
書未精博耳長袖善舞多錢善賈示虛語也南陽劉  
勰嘗論文章之難云意翻空而易行行文徵實而難工  
此語亦是沈謝輩爲儒林宗主時好奇語故後生立  
論如此好作奇語自是文章一病但當以理爲主理

得而詞順文章自然出羣拔萃觀杜子美到夔州以  
後詩韓昌黎自潮州還朝後文章皆不煩繩削而自  
合矣往年嘗問東坡先生作文章之法東坡云但熟  
讀禮記檀弓當得之既而取檀弓一篇讀數百過然  
後知後世作文章不及古人之病如觀日月也文章  
蓋自建安以來好作奇語故其氣象萎蕪其病至今  
猶在唯陳伯玉韓退之李習之近世歐陽永叔王介  
甫蘇子瞻秦少遊乃無此病耳

梁溪漫志曰古人文字間于輩行稱謂極嚴凡視余猶

父者則名之馬大年嘗論退之作詩名籍徹而字東  
野則知東野乃其友而籍徹輩則弟子也大觀政和  
間有達官著書于歐陽叔弼蘇叔黨皆直名之如曰  
予見棐言又曰予見過當問之類此達官于六一  
東坡既非輩行以前輩著書之法觀之恐不當名其  
子也

又曰溫公論碑誌謂古人有大勲德者名鐘鼎藏之宗  
廟其葬則有豐碑以下棺耳秦漢以來始命文士褒  
贊功德刻之于石亦謂之碑降及南朝復有銘誌埋

之墓中使其人果大賢耶則名聞昭顯衆所稱頌豈待碑誌始爲人知若其不賢也雖以巧言麗詞強加采飾徒取譏笑其誰肯信碑猶立之其道人得見之誌乃藏于壙中自非開發莫之覩也蓋公剛方正直深嫉諛墓而云然予嘗思之藏誌於壙恐古人自有深意韓魏公四代祖葬于趙州五代祖葬於博野子孫避地歷祀綿遠遂忘所在魏公旣貴始物色得之而疑信相半乃命儀公祭而開壙各得銘誌然後韓氏翕然取信重加封植而嚴奉之蓋墓道之碑易致

移徙使當時不納誌於壙則終無自而知矣故予恐古人作事必有深意藉誌以諛墓則固不可若止書其姓名官職鄉里系以卒葬歲月而納諸壙觀韓公之事恐亦未可廢也

呂氏蒙訓曰韓退之答李翱書老蘇上歐陽公書最見爲文養氣妙處西漢自王褒以下文字專事詞藻不復簡古而谷永等書雜引經傳無不見而古學遠矣此學者所宜戒

又曰作文必要悟入處悟入必自工夫中來非僥倖可

得之也如老蘇之於文魯直之於詩蓋盡此理矣

呂居仁曰東坡云意盡而言止者天下之至言也然言止而意不止尤爲極至如禮記左傳可見

容齋五筆曰歐陽公作文多自稱予公說君上處亦然三筆嘗論之矣歐公取法于韓公而韓不然滕王閣記袁公先廟爲尊者所作謙而其名宜也至於徐泗掌書記壁記科斗書後記李虛中墓誌之類皆曰愈可見其謙以下人後之爲文者所應取法也

倪正父曰前人援引經語欲合律度截長爲短避重就

輕一字之間必加審訂

吳氏林下偶談曰莊子內篇德充符云自其異者視之肝膽楚越也自其同者視之萬物皆一也東坡赤壁賦云蓋將自其變者觀之雖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變者觀之則物與我皆無盡也而又何羨乎蓋用莊子語意

欒城遺言曰東坡遺文流傳海內中論上中下篇墓碑云公少年讀莊子太息曰吾昔有見于中口不能言今見莊子得吾心矣乃出中庸論其言微妙皆古

人所未喻今後集不載此三論誠爲闕典

李格非善論文章嘗曰諸葛孔明出師表劉伶酒德頌  
陶淵明歸去來詞李令伯乞養親表沛然自肺肝  
中流出殊不見斧鑿痕是數君子在後漢之末兩晉  
之間初未嘗欲以文章名世而其詞意超邁如此是  
知文章以氣爲主氣以誠爲主

黃鑑楊文公談苑曰學士之職所草文辭名目浸廣拜  
免公王將相妃主曰制賜恩宥曰赦書曰德音處公  
事曰勅榜文號令曰御札賜五品官以上曰詔六品

以下曰敕書批敕羣臣表奏曰批答賜外國曰蕃書  
道曰青詞釋門曰齋文聞汝坊宴會曰白語土木興  
建曰上梁文宣勞賜曰口宣此外更有祝文祭文

龔鼎臣東原錄云藝祖時新丹鳳門梁周翰獻丹鳳門  
賦帝問左右何也對曰周翰儒臣在文字職國家有  
所興建卽爲歌頌帝曰人家蓋一第門樓措大家又  
獻言語卽擲于地卽今宣德門也

吳徵別趙子昂序曰爲文而欲爲一世之人好吾悲其  
文爲文而使一世之人不好吾悲其人

馮時可雨航雜錄曰西京之儒術衰于楊雄爲利祿也  
東京之經師衰於馬融爲奢淫也經衰而節行振矣  
節行摧而清談起矣世變之移人實爲之

又曰宋儒之於文也嗜易而樂淺于論人也喜核而務  
深于奏事也粗翹拂遂貴之而少諷所以去古愈遠  
而不能經天下

湧幢小品載造橋記曰上控衡皖西縮潯陽彭蠡之口  
蓋不啻數千里矣古人作文納大而小今之作文推  
小而大煩簡亦如之此所以分也

茅元儀野航史話云秦宓曰僕文不能盡言言不能盡  
意何文藻之有夫虎生而文炳鳳生而五色豈以文  
彩自飾畫哉天性自然宓文不甚見然自是文章家  
第一流語也

吾學編傳曰詹同太祖嘗諭之曰古人文章明道德通  
世務如典謨之言皆明白坦易無怪險僻之語孔  
明出師表亦何嘗雕刻爲文而誠實出至今讀之  
感動今世詞雖艱深意實淺近即使過相如楊雄何  
裨實用

魏善伯曰鍊句須簡而明如邨風涇以渭濁四字精簡極矣却不費解左傳多簡勁語而費解已甚者不學可也

又曰古人作字于楷細秀婉中忽作一重大奇險者蓋其精神機勢所發無能自遏不覺縱筆覽者亦遂怵然改觀後人見此學爲怪異而所書不足動人本無情興徒欲作怪故也人有呵欠噴嚏必舒肆震動而洩之苟無是而學爲張口伸腰豈得快哉文之段格章句長短亦復如是

又曰文有四說一曰說一曰不說一曰說而不說一曰說而又說

又曰古人嘗有不通處王古人大通處如孟子謂孟施舍似曾子朱子

註白駒詩嘉容猶逍遙也之類

不必斤斤得其真誠兵事而已矣今

人嘗有大通處正今人不通處如謂五經相通及稱詩史之類牽強

附會苟爲同矯爲異而已矣

魏叔子曰爲文當先留心史鑑熟識古今治亂之故則

文雖不合古法而昌言偉論亦足信今傳後此經世爲文合一之功也論古文須如快刀切物迎刃而解



又如利錐攻堅木左右鑽研如不得入而引證古事如與人構訟有得力于證嘗謂善聽訟者但審鞫兩家于證十已得九故引古得力則訟不煩而事理已暢此要法也

又曰作論有三不必二不可前人所已言衆人所易知摘拾小事無關係處此三不必作也巧文刻深以攻前賢之短而不中要害取新出奇以翻昔人之案而不切情實此二不可作也作論須先去此五病然後乃議文章耳

侯雪苑與任王谷論文書云大約秦以前之文主骨漢以後之文主氣秦以前之文若六經非可以文論也其他如老韓諸子左傳戰國策國語皆歛氣于骨者也漢以後之文石史若漢若八家皆擅其勝皆運骨于氣者也歛氣於骨者如秦華三峯直與天接層嵐危磴非仙靈變化未易攀陟尋步可里必蹶其趾姑舉明文如李夢陽者亦所謂蹶其趾者也運骨於氣者如縱舟長江大海間其中煙嶼星島往往可自成一都會卽颶風忽起波濤萬狀東泊西注未知所底

苟能操柁規星立意不亂亦可自免漂溺之失此韓  
歐諸子所以獨差我于中流也

又云行文之旨全在裁制無論細大不可驅遣當其間  
漫織碎處反宜動色而陳鑿鑿媿如使讀者見其關  
係尋繹不倦至大議論人人能解者不過數語發揮  
便須控馭歸于言蓄若當快意時聽其縱橫必一瀉  
無復餘地矣辟如渴以飲水霜隼搏空瞥然一見瞬  
息滅沒神力變態轉更天矯足下以爲何如

朱竹垞閒居謂其孫稻孫曰凡學詩文須根本經史方

能深入古人窾奧未有空踈淺陋勤難言而可以  
稱作者記云時過然後學則勤苦而難成獨學而無  
友則孤陋而寡聞

姜湛園札記曰古人多省文稱明以用明字甚多北  
史外戚杜超傳明當入謝齊宣慈太后令明可臨軒  
唐詩明到湘山與洞庭猶之稱去十單稱去字羊欣  
書得去六月告是也左氏其明月在立公孫洩云  
云是來月亦稱明月也

汪堯峯答陳靄公書云古人之于文也揚之欲其高斂

之欲其深推而遠之欲其雄且駿其高也如垂天之  
雲其深也如行地之泉其雄且駿也如波濤之洶湧  
如萬騎千乘之奔馳而及其變化在公一歸于自然  
也又如神龍之蜿蜒而不露其首尾蓋凡開闔呼應  
操縱頓挫之法無不備焉則今之所傳唐宋諸大家  
舉如此也前明一百七十餘年其嘗屢變矣而中  
間最卓卓知名者亦無不學于古人而得之羅圭峯  
學退之者也歸震川學永叔者也王遵巖學子固者  
也方正學唐荆川學二蘇者也其他楊文貞李文正

王文恪又學永叔子瞻而未至者也前賢之學于古  
人者非學其詞也學其開門呼應操縱頓挫之法而  
加變化焉以成一家者是也後生小子不知其說乃  
欲以剽竊模擬富之而古文於亡矣

今文偶見徐鳳輝答謝薌泉書曰噫古又一道不絕如  
綫以喪葬則需行述誌銘表章則而家傳書事慶弔  
則有壽序祭文刻詩文則有詩序之建造則有廟  
碑祠堂園亭等記故尙相仍而不感耳然當今之世  
從事于此道者果何人哉大率童子時曾讀南昌故

郡環滁皆山等文數十篇一旦得之或負盛名或好  
名之人欲張已能則復取此數十篇者稍稍溫習之  
便可足高氣揚翱翔于壇坫之中評文放言高  
論起而筆之于書以無目者視無口者孰辨其爲渭  
爲涇見其有似乎洋洋灑灑也羣然震而驚之以爲  
宗匠以爲老手爲大家夫誰能觀其深者

又曰至若從時文出身者尤不知古文爲何物以古文  
亦有之乎者也而讀之不然成句以古文亦有起  
承轉合也而解之或尙粗通至何者爲合何者爲不

合何者爲是何者爲非茫然無知無從置喙乃隨口  
亂談自欺欺人以文其固陋並非其心之所得如是  
也然則何必與之口舌爭亦何足與之深論乎

白湖三伯父細碎身序云余嘗謂文之道必隨時爲  
發揮三代主于明義理秦漢以來主于切事情六朝  
三唐北宋主于諧聲律而騁議論義理自切事情  
事情所以明義理聲律則諧夫義事情者也綜義  
理事情聲律以騁其議論而其所主者各有在故其  
所造者各自成此所謂隨時以發者也文之所以

未失其真也竊怪夫後之儒者不之隨而古之襲  
于是以議論爲不足騁聲律爲不諧事情之不切  
而欲明義理奮然曰文以載道也以而文自至道  
何高下哉文有至不至耳六經終古常新獨以道之  
高乎哉道無過于三綱五常重三綱而敦五常簡可  
一語是足謂之又乎不足謂之又其足謂之載道  
乎後之明義理者何以異此

葉氏睿吾樓文話卷四終



